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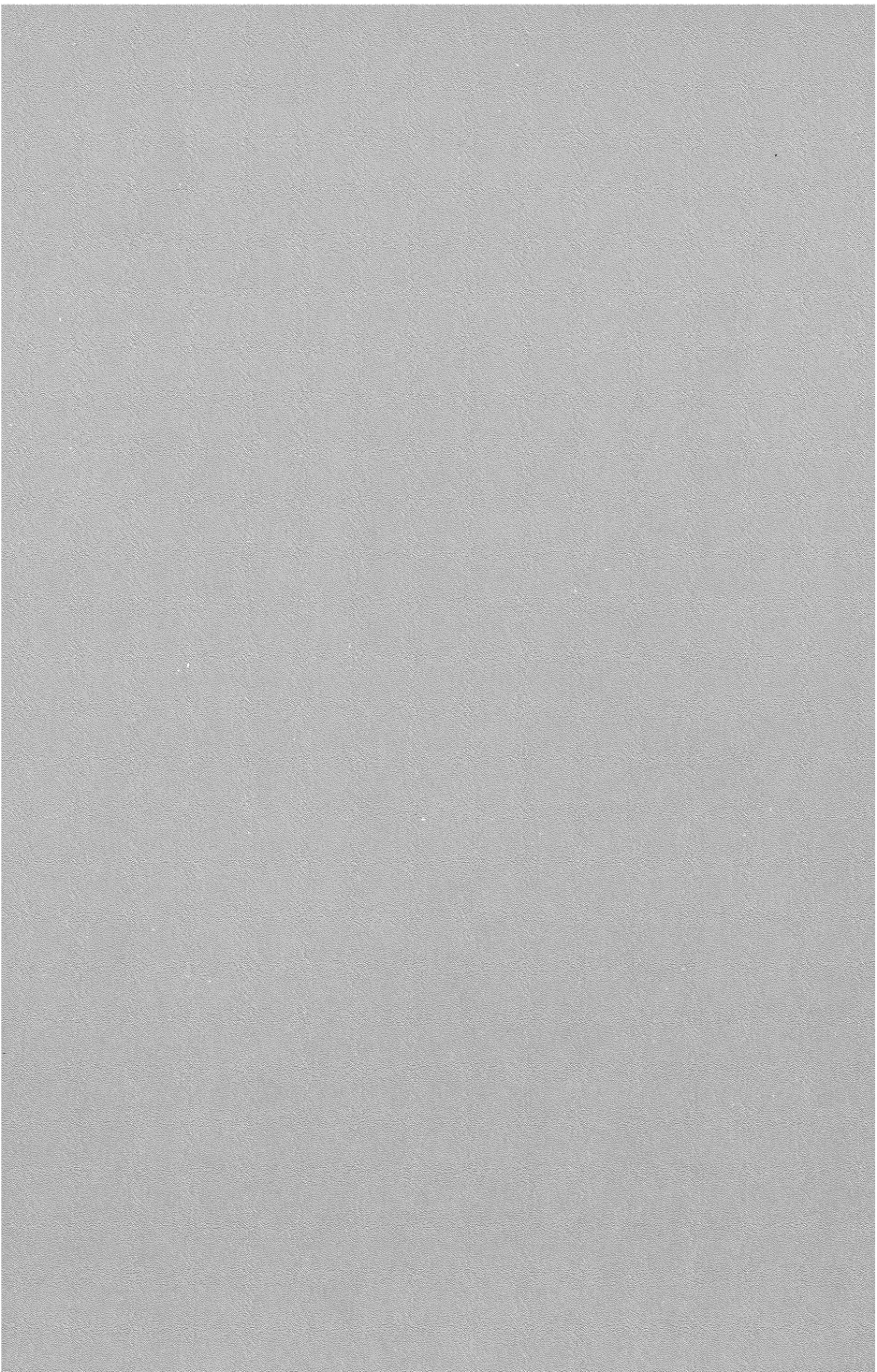


倒數五秒月牙

炎陽高攀頭頂之時，跨越汪洋重返此地的淺羽實櫻背對著眩目陽光，朝我走來。

陽光如熔融金塊潑灑在都會水泥叢堆，暑焰肆虐，幾乎要蒸發堆積多年的話語。炎暑中人們或以手帕擦拭額頭的汗珠忙碌穿梭來去，或拿著手機對另一頭歇斯底里怒吼。皮鞋鞋跟敲擊石板人行道的聲響、汽車駛過的引擎聲、手機通話聲，所有聲響交疊揉雜宛如不諧和音，旋即又在列車通過的瞬間碎紙機般攪成碎片。

隔著一層陽炎煙靄望去，實櫻的臉龐不穩定地扭曲搖曳，如一輪映在深夜海洋上的月亮倒影。汗珠自髮梢將滴未滴，一瞬間我陷入了猶疑：時隔數年相約了見面之後，明明我是那麼翹頸盼望著今天的到來，但當記憶中的身影實際出現在眼前時，我卻反而迷惘起該用何種表情迎接，又該如何出聲搭話了。臉部肌肉一條條僵硬起來不聽使喚，



斟酌笑容份量的方式在那瞬間也已迷失。

腦中閃過一個中文成語，近鄉情怯——長年離鄉在外的旅人終於得以歸鄉之際，情感上反感到怯怕了。若自己不在故鄉的期間，許多事物早已物換星移，該怎麼辦？若遇到不認識自己的小孩，該以何種表情、何種話語招呼才是？若故鄉的人們早已淡忘了自己，該怎麼自處？若他們不願接受現在的自己，又該如何是好？

種種無以名狀的不安壓藏至心底，我朝實櫻揮了揮手，實櫻見狀便也露出潔白牙齒，展開笑靨，邊對我揮手邊加快了腳步。她的笑容輕盈柔和，將五年歲月形成的隔閡輕柔包起，我心中糾結的種種不安這才稍微獲得緩解。

「好久不見。」

我們互道著招呼，將彼此擁入懷中。實櫻的頭髮比記憶中略長了

些，洗髮精的清淡香氣夾雜著汗水氣味，身上穿著的T恤也稍被汗水濡濕，肌膚也有些黏稠。但實櫻柔軟的身體抱起來仍相當舒服，從她柔嫩肌膚傳達而至的體溫，即使是在這種連夏蟬都可能中暑的炎炎夏日，我也能毫不厭倦的永遠擁抱下去。

但當然，擁抱不可能永遠。雖然沒有人明文規定，但久別重逢之時的擁抱是有時間限制的，在對方欲放手之際需敏感覺對方的動作，自己也必須在那個時間點上放手，否則便可能侵犯到名為「友誼」的疆界，而殘留些許尷尬氛圍。在過往的人生裡我已本能地習得，跨越看不見的界線，往往可能導致毀滅。

虛幻而短暫的擁抱進行之際無需言語，但彼此放手之後自然造訪的一瞬靜默，又帶來了另一種尷尬氛圍。為了彌補那尷尬的空白，我們必須露出倉促堆起的笑容，說些類似「真的好久不見了」或「我很

想妳欸」這類任誰都能輕易說出口的即席式話語，然後等待其中一方說出「那我們走吧」這種往目的地出發的信號。

人行道旁展示著許多東京近郊知名觀光景點的照片，我們沿人行道走著，腳下的石板地發出的熱氣幾乎要使我们全身毛孔都蒸出汗來。左斜前方略顯骯髒的高樓群雜亂林立，彷彿被排除於都市計畫範圍外的孤兒，許多地方還張貼著俗艷粉色的「高收入工作」徵人廣告，反射著毒辣的陽光刺人眼簾，右斜前方一座巨大焚化爐如陽剛力量的象徵一般高聳入雲，穿破天際。

「我常想啊，池袋站北邊出口這邊，簡直是某種異境。」

走在前往預約餐廳的路上，我如此說道。接著又趕緊補充：「啊，我說的異境，不是故鄉的鄉，而是境界的境¹。」

1 日語裡「境」音同「鄉」，「異境」音同「異鄉」。

「對啊，總覺得氣氛不太一樣。」實櫻如此回答，眩目的陽光使她眯起了眼。

「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中國料理店聚集在這邊啊？是因為房租比較低嗎？」我一邊以右手遮在額前造出影子擋住陽光，一邊如此說道。

「簡直就像第二個中華街²。」

路上我們的對話與交談全然未觸及任何本質性的事物，但為了彌補空白，這樣的對話卻是必要的。我與實櫻還不是那種，能夠在空白與沉默中坦然自若的關係。

我們穿越付費停車場，走入雜居大樓群裡。居酒屋和酒吧，以及特種行業的免費問訊處到了白晝都闐靜而了無聲息，許多簡體字招牌

2 「中華街」即「唐人街」。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中華街位於橫濱，故實櫻有此言。

就混雜其中，川蜀麻辣燙，山西刀削面，万里香火锅，李记小笼包等等，也有招牌上寫著諸如「百种口味，任君挑选」這類廣告詞。我與實櫻在「兩孜宛清真美食」的招牌前停下了腳步，由樓梯上了二樓，走進店內。那棟大樓的一樓是亞洲食材店，而三樓則是回鄉羊肉串。

*

我與實櫻之所以結識交好，契機是那場地震。

二〇一一年三月，為了參加大學研究所的入學說明會，我早已訂好前往東京的機票。前一年我剛從台灣的大學畢業，當年四月即將進入東京的W大學碩士班，主修日語教育學。

我一邊倒數著出發前往日本的天數，一邊準備跨國搬家。堆積如山的書本與暫時穿不到的夏季服裝全塞進紙箱用船運寄出，用不到的家具也都網拍掉了。入學許可書、居留資格認定證明書、留學簽證等所需文件依次入手，家教工作辭了，家教時騎的那台50cc中古機車也已託運寄回鄉下老家。幾位朋友開桌為我餞別，外宿租屋處的退租手續也已辦妥。透過網路我早已找好東京住處，新生活所需的家電家具也都挑選完畢。獎學金優渥，使我不必擔心東京生活費用。接下來我只需跳上客運前往機場，就可以搭乘飛機降落在東京的土地上，展開我的新生活。

萬萬想不到的是，地震竟比我早十天到訪日本。

那天是週五午後，睡到中午的我出門覓食，要買晚了兩個小時的午餐。我在住家附近一間小型燒臘店點了一份三寶飯便當外帶後，便坐在店內沒有椅背的圓板凳上，等待便當做好。或許是因為早已過了

午餐時間，店內沒開燈，略顯骯髒陰暗，除了我之外沒有別的客人。店裡擺著一架老舊生鏽的金屬櫃，上面放著一台過時的映像管電視機，播報著午後的新聞。我隨意看著電視畫面打發時間，新聞播報內容卻把我的視線死死釘在了螢幕上。

東京發生大地震，能量釋放程度為九二一的四十倍，大眾運輸全面癱瘓，東京鐵塔發生傾斜——

提著三寶飯便當回到家中之後好一陣，新聞字幕仍如殘像般在眼前時而閃現時而消隱。我一邊發著呆，一邊望向窗外，台北市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就在眼簾底下開展著，機車群吐著白煙蛇行於大街小巷，公車吐出一批人後又吞進另一批，遠方一〇一大樓仍若無其事堂而皇

之地屹立不搖。我絲毫無法從中推測，相隔兩千公里海洋之外的另一個島國，在眼前這個瞬間，究竟是什麼光景。

在那之後好幾天，人們一看到我便紛紛將「地震」、「核電」、「輻射」、「海嘯」等詞語掛在嘴邊，口口聲聲問我「是否還要去日本？」、「還是不要去比較好吧？」。父母打電話來下達命令：「不要去日本了。」網路上各種謠言紛紛擾擾四處飛散，有的說日本不行了要垮了，有的說日本即將捨棄關東要在關西建立新首都，有的說東京的水都被輻射污染全都不能喝了。每看到這些傳言我便感覺，雖然台北的日常生活仍分毫不變，但我尚未開展的東京的日常生活，竟已點點滴滴受到侵蝕。

五天後W大學寄來電郵，說畢業典禮和入學典禮取消，入學說明會和春季學期開學順延一個月。信中也寫到，東京雖然偶爾會計劃性

地實行停電，民生物資也略有不足，但生活並沒太大障礙。我向航空公司去電詢問，航空公司告知機票日期不能更改。我給父母打了電話，半吵架半懇求地花了兩個小時終於說服了他們之後，便按照原定計畫前往日本。

W大學北門面對著一條坡道，坡道兩旁種植著成排櫻花，在規模空前的天災之後仍兀自綻放盛開，繁花點點美得令人悲傷，風一吹過，白色粉色的櫻瓣便舞姿婀娜地悠悠飄落。校園內不見一個人影，為無邊的靜寂所圍繞。台灣平地即便是寒冬，不管再怎麼冷平均氣溫也總有二位數，但東京的初春到了夜晚氣溫往往會降到個位數，如此寒春我還是首次經歷。

外國人登錄手續、健康保險以及生活用品的採購花了四天，之後便無事可做，事前裝箱海運寄出的書堆也尚未抵達，便想到大學圖書

館借書來看。然而學生證尚未到手，圖書館進不去——學生證本來預計在入學說明會上頒發的，說明會卻因地震延期了。沒辦法，我只得前往研究所辦公室找行政人員商量。

辦公室如校園內一般沒什麼生氣，行政人員在隔板另一端坐在各自的電腦前默默工作，多功能事務機發出規律的嘈雜噪音，列印用紙一張接一張吐出。一個行政人員在窗口與一名女學生談話，那女學生看來與我差不多年紀，黑色髮長及肩，身穿長袖T恤搭著牛仔褲。在那之前我對日本女孩的刻板印象是她們出門必會化妝，但眼前的女學生看來脂粉未施，一張不矯作的素顏，眼角還略微下垂，講難聽點就是土氣。若不是她講著一口流利日語，我說不定便以為她與我一樣是留學生，是來自台灣或中國某個偏鄉的女孩。

我在一旁聽她們對話聽了一陣，才了解這女學生來這裡的目的與

我相同。

「那請妳在這邊寫下名字，我會給妳一張臨時入館證。」

行政人員一邊說道，一邊遞給女學生一張紙，女學生便在紙上寫下「淺羽實櫻」四字。

「不好意思，我也想要入館證。」

我如此告知行政人員後，便拿到一張一樣的紙，並被要求出示入學許可書。我在紙上寫下名字，與入學許可書一起交給行政人員。

「林好梅 (Lin-Kobai)？」行政人員把我的名字念了一遍。

「啊，有個地方念錯了。」

正當我要開口訂正時，女學生先插進了話。

「是『林好梅』(Lin-Yobai)吧？中間那個字，長得有點像『好奇心』的『好』(Ko)，但應該讀作『好』(Yo)對吧？」語畢，女

學生轉頭向我微微一笑，用中文說道：「林好梅 (Lin-Yǒuméi)？」

「淺羽實櫻 (Qiǎnyǔ-Shíyīng)？」我也朝她微笑，用中文念出她的名字，然後轉回日文問道：「妳會中文啊？」

「我留學過。」淺羽實櫻只要一笑，兩眼就會微微彎起狀似月牙，下眼皮臥蠶也會微微隆起。

實櫻大學部也讀W大學，畢業後通過大學內部選拔考試，我們便成為研究所同學。她大學部主修東洋哲學，畢業論文主題是老子與《道德經》，且因為到中國西安交換留學過一年，因而大學讀了五年。

「陝西省啊。」

我啜飲了一口冰紅茶後，如此說道。在圖書館借到想要的書之後，我們便到大學附近的咖啡廳坐下，一起喝了杯茶。「我老家也在陝西喔。」

「妳不是台灣人嗎？」實櫻睜大眼，訝異的問道。初春午後的陽光慵懶地從窗玻璃滲入室內，將她染上一層金色，頭髮上反射出一圈天使光環。

「一樣是陝西，但我老家是台灣彰化縣的陝西村，只是個小村莊。」

陝西村這地名雖是源自中國陝西省，但遠早在國中地理課上學到陝西省的存在之前，我便已知曉「陝西村」這地名；且那既非是以日語「せんせい (Sensei)」的形式，也非以中文「شانシー (Shānxī)」的形式，而是以台語「siamsai」的形式印在我腦中。雖然現在我已知道中國那個陝西才是本家，但只要聽到「陝西」這個地名，比起千年古都西安所在的那個省份，台灣鄉下的小農村這個意象仍會搶先在腦中浮現。在我心中，這個地名位於台北或東京這類大都會的對立面，

已然成了某種傳統、純樸，因而往往使人窒息的鄉村象徵。

「原來台灣也有陝西，我都不知道。」

「不知道是正常的，沒關係。」我笑道。

與我結識，使得實櫻開始對台灣產生興趣，但那卻也種下了我們別離的遠因。

兩年後我們各自繳出碩論，從碩士班畢業。畢業典禮那天，彷彿是要補償因震災而取消的大學部畢業典禮般，實櫻穿著極為華麗的振袖³，出席了典禮。振袖是櫻瓣色與紅梅色布料，繡著櫻花紋樣，腰帶是金底搭上四季花花樣的袋帶形式，其上的帶締⁴也是櫻瓣色與紅梅

3 一種和服，向下垂放的長袖子為其特徵。

4 穿和服時繫在腰帶之上的細絲帶。

色的漸層色調。頭髮向上梳攏，插著帶有綠色羽毛與淺蔥色珍珠的髮簪，實櫻一走動，珍珠便一步一搖。實櫻平時素顏居多，那天也鼓起幹勁化了全妝，雙眼輪廓清晰顯眼，雙脣塗了粉色口紅與唇蜜，水靈粉嫩地泛著光。

那天研究所所長講了些什麼話，我都記不得了；畢業典禮之後辦謝師宴，宴上播放碩士班兩年照片集結剪成的影片，影片內容也記憶模糊。唯一清晰銘刻在記憶裡的，便是實櫻身穿振袖的風姿，以及她爬樓梯時的情景。謝師宴會場在三樓，沒有電梯只得走樓梯，我走在實櫻身後，實櫻腳上穿著白色足袋與黃色草履，每爬一階，和服櫻瓣色的下襬便微微掀起，露出腳踝至小腿肚的一段肌膚。白皙而細緻的肌膚，就這樣左、右、左、右地露出，又旋即掩起。

謝師宴結束回到家後，實櫻的身影依舊盤踞腦中，久久不去。情

思湧上，我便從書架上抽出兩年未曾打開的，那本大學時代修「詩選與習作」時購買的《古典詩韻易檢》，在大學筆記本上拼拼湊湊寫出了一首七言律詩。

日暖風柔櫻雨細，翰林院裡業方成。

織花振袖羞紅杏，翠羽瑤簪勝紫瓊。

典論一篇焉易作？儒林七載正堪榮。

書樓莫使埃塵掩，問學途如萬里征。

（日光和暖，微風柔拂，櫻花如細雨般飄落的今日，妳方才完成研究所的學業。妳所穿的那件繡著花朵的振袖，使美麗的紅杏都因相形失色而感到羞赧；插有翡翠色羽毛、如美玉般的髮簪，勝過其它所有的

紫色玉石。碩士論文就算僅只一篇，又豈是能輕鬆寫成的？妳在這學術殿堂裡度過的七年時光，正值得妳回首時感到光榮。切記書齋不要使埃塵掩埋了，畢竟學問之路漫長遙遠，如萬里之途而沒有終點。）

我把詩用智慧型手機傳給了實櫻。實櫻大學主修東洋哲學，因而讀得懂一些中文古典詩文，這我是知道的。但她只回了一句「ありがとう（謝謝）」，所以我最終還是不知道詩的意思她看懂了沒。

之後我便沒再見到實櫻。實櫻在台中找到了一份日語教師的工作，研究所畢業不久便飛到了台灣。我則是透過新卒採用⁵的管道，進到

⁵ 日本公司招聘員工方式之一，指以剛畢業的社會新鮮人為對象的招募活動。

東京一家信託公司，擔任業務職位。

*

這間名為「兩孜宛」的餐廳是實櫻選的。她說她很懷念留學西安時，常和朋友們一起到回民街吃的小吃。

店裡牆壁貼著湛藍色壁紙，上面以白色輪廓勾勒出清真寺洋蔥型的屋頂圖案，窗簾也是淡淡天藍色布料，上面以金線繡著阿拉伯式花紋。紅紫色與白色的枝形吊燈從天花板垂懸而下，牆壁上也裝飾著壁掛，上面以簡體字和阿拉伯文字繡著伊斯蘭教清真言「万物非主，唯有真主，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」。店員全都穿著民族風的紫色制服，頭戴紅色的四角帽子。

菜單以簡體字和日文雙語記載，但日文部分大概是沒選對恰當的字型，導致漢字和假名看起來彼此格格不入，像形狀和大小錯綜不一的串珠飾品，且很多料理還貼著「なし（沒有）」、「売り切れ（賣完了）」的標籤。仔細一讀會發現有些日文還頗微妙：「大皿鶏」翻成「大皿の鶏肉（大盤的雞肉）」也搞不清楚是什麼料理，「老北京牛肉餡餅」不知為何變成了「老北京牛肉餃子焼き（老北京牛肉煎餃）」。不過話說回來，餡餅這東西日文怎麼講我也想不太到，沒被翻成「肉のあんが入った餅（裝著肉的豆餡的年糕）」或許就該謝天謝地了。一位女店員走了過來，也不看我們一眼，便以中文問道：「要点什么？」，口氣實在稱不上親切。我便點了至少我還知道是什麼的「新疆手抓飯」以及「羊肉串」，實櫻則點了「羊肉泡饃」與「孜然牛心管」。店員在紙上匆匆筆記之後，也不複誦我們點的菜，便逕自

離去了。

「這個『羊肉泡饃』是什麼東西？」店員離開後，我便詢問實櫻。這是我沒聽過的料理，菜單上的日文也只用片假名寫著發音「ヤンロ―パウモ―（Yanropanno）」而已。大概又是什麼無法翻譯的料理吧，無法翻譯便不翻譯了，也真的是頗乾脆。

「嗯……這有點難說明，妳等一下看了就知道了。」實櫻有些調皮地笑了。「我超愛吃。」

等待料理上桌時，我一邊吃著小菜（醬菜與鹽炒花生），一邊想著該說些什麼才好。明明有好多想說的話，但五年的歲月實在太過沉重，壓得我腦中亂成一團。我不斷思考著，該從什麼事、以何種順序、何種表情開啟談話，才能夠不超出「自然」的範疇。

或許因為是平日白天的緣故，二十坪的寬廣店內除了我們之外僅

有三、四組客人，看起來都是家族聚餐，即使如此店內仍如客滿般喧囂嘈雜。他們大多操著中國口音的中文，許多人一邊激動地揮舞著手臂，一邊抑揚頓挫、字正腔圓地說著話，也有人講話時會夾帶日文。他們說話大聲，無意偷聽也自然鑽進了耳裡，大抵是些股票、炒房、創業的話題。在店內走動負責點餐的外場人員，有時也會以中文對著廚房的內場人員大吼。

我再也受不了沉默，只得從一個最四平八穩，卻也最令我掛念的話題問起。

「妳身體已經都好了嗎？」

實櫻於二〇一三年在台中就業，她服務的第一間日語補習班位於台中車站後站附近，交通頗為方便，也提供教師宿舍居住；然而工作條件惡劣，不僅薪水低廉直逼最低薪資，還常常欠薪不付，於是做了

半年就辭職了。下一間日語補習班在北區公益路上，實櫻則在西屯區租屋居住。台中市沒有捷運，雖有公車，但班次不多且往往不按時到站，因此台中的通勤族幾乎是機車通勤居多，實櫻也不例外。台中每年交通事故超過五萬起，實櫻也成了其中一件。換工作一年之後某日，實櫻的機車與一台沒打方向燈還違規右轉的機車相撞，導致腳部骨折。

實櫻出事之時，就業第二年的我正在東京與公司的繁重業務奮鬥。每天早上九點到公司，上午在公司內部開會，或是製作提案用簡報資料，下午則和前輩一起跑業務拜訪客戶，面對繃著一張苦瓜臉的負責人，臉上堆滿笑容，推銷我們提供給法人客戶的新創投資信託商品。客戶往往提出各種不合理的要求，我們聽完只得回到公司，思考對策直到晚上九點，就這樣每天都忙到喘不過氣。所以等我在臉書上得知實櫻出車禍的事時，已經過了三個月，跨年都跨完了。

「已經好囉，都好久前的事了。」實櫻夾起一顆花生拋進口中後，如此說道。在那之後又過了三年半。

腳部骨折住院療養期間，有個日語補習班的學生很常去探望實櫻，是個男人，比實櫻大三歲。實櫻動完植入骨釘的手術出院之後雙腳依舊無法行動自如，日常生活相當不便，男人便也常跑去照顧她。幾個禮拜後實櫻將租屋處退租，搬過去與男人和他的家人一起住。兩人不久便開始交往，一年後便論及婚嫁了。

料理陸續上桌，新疆手抓飯和孜然牛心管的份量相當豪放，是日本人經營的中華料理店所想像不到的。但我最好奇的羊肉泡饃，卻只端出了兩張烙餅。

「這就是羊肉泡饃？」我直直瞪著眼前圓盤狀的烙餅問道。「這『泡』在哪裡了？」顧名思義，「泡」當然需要有液體。更何況羊肉

也不見個影。

「我一開始也是那種反應。」實櫻一邊笑著說，一邊把烙餅拿起，用雙手撕成兩半。接著拿著其中一半，開始將它一片一片撕成小碎塊，大約如小指的指甲一般大小。「首先要將這烙餅盡量撕成小塊，撕完之後店員會幫我們拿去廚房，加羊肉湯煮熟。」

「要撕那麼小？要把這撕完？」我反射性地問道。烙餅大約比CD還要大些，厚度像厚片吐司那麼厚，且由於餅身扎實緊密，看起來比厚片吐司要硬得多。

「撕愈小愈好吃喔。」實櫻笑著說道。「在西安時，我常和朋友一起去羊肉泡饃店，一邊撕著饃，一邊天南地北地聊，聊著聊著就撕完了。進到店裡時還是下午，不知不覺就黃昏了。」實櫻停下手邊動作，望著我的雙眼說道。「在撕這東西時啊，連時間的流速都不同

了。」

我也把烙餅——也就是「饅」——拿到手中，開始撕了起來，手指被烙餅沾得油膩膩的。烙餅一如外表扎實堅硬，不太容易撕成小塊。

「為什麼不用菜刀幫我們切好啊？」我問。

「大概是用手撕，比較能夠入味吧？」實櫻沒把握地說。「而且自己撕比較有趣，不是嗎？」

我和實櫻就這樣一邊聊天一邊撕著饅，也不用管效率如何，撕得倦了就暫時放下，扒幾口炒飯，吃幾根牛心管、羊肉串。陽光從紗質窗簾透進室內，入射角緩慢推移，店裡的電視中播放著華語圈的古老流行歌，鄧麗君悠然地唱著：

明月幾時有？把酒問青天。

不知天上宮闕，今夕是何年？

「台灣的生活，都習慣了嗎？」

我問實櫻道。雖然我和實櫻都在國外居住，但與單身的我相比，結了婚有了家庭的實櫻需要去熟悉與習慣的事物，想必多上許多。

前年，實櫻與那個大他三歲的男人結了婚，喜宴在台灣辦了一次，在日本也辦了一次。在日本辦的喜宴只宴請親戚，我沒收到邀請。喜宴結束後兩週，我才終於在臉書上看到實櫻穿著白無垢⁶的照片。

「還有很多事沒習慣呢。」

實櫻微微苦笑，略低著頭，如此說道。

⁶ 日本神道傳統新娘服，全身純白。

原本實櫻並沒打算在台灣住那麼久的。

由於在日本教日語的薪水實在沒法支撐日本的生活開銷，實櫻便想先到台灣工作，累積經驗與經歷，等三五年後看是要回到日本，還是要再前往他國。對實櫻而言，和台灣人結婚這結果實在是始料未及。

實櫻的丈夫曾離過一次婚，他在五專畢業之後工作過一段時間，二十二歲結婚，六年後離婚。離婚時和前妻育有兩個小孩，離婚後兩個小孩都在他老家照顧，也就是說實櫻成了這兩個小孩的繼母。今年這兩個小孩，大的十歲，小的七歲，兩個都是男孩。

由於實櫻夫妻都在工作，小孩就交給實櫻公婆照顧。實櫻丈夫老家是傳統的大家庭，祖翁（丈夫的爺爺）、公婆、實櫻與老公，以及他們的小孩，四代同住在南屯區一幢三層樓的獨棟住宅。他們似乎是傳統地主階級，因而價值觀也有些跟不上時代。實櫻與丈夫籌畫蜜月

旅行時，原打算把小孩一起帶著去，沒想到公公大肆反對：「一家三口男丁搭同一台飛機，萬一給墜機了可怎麼辦？」，最後只好把小孩留在家裡，夫妻兩人單獨到大阪旅行去了。

「這種事我也習慣不了好嗎！」我說。「都不知道該從哪裡吐槽起了。」

「就是吧。」實櫻笑著說。「我好驚訝，什麼時代了還有人有這種觀念。」

和剛才同一位女店員走來，看到撕好的饅裝在了碗裡，便問道：「要怎么吃？」就在我還不知該如何回答時，實櫻便先用中文答覆：

「水圍城。」

「嘎？那是什麼意思？」我如此問道。

「所謂水圍城，就是把饅和羊肉湯一起熬煮，做成湯來喝，是一種吃法。」實櫻解說道。

「有其它吃法嗎？」

「看是要把饅和湯分開裝，還是把湯汁的量壓到最低都行，吃法很多。」實櫻說道。「第一次吃的話還是推薦水圍城，最常見的吃法，我覺得也最好吃。」

那我也要水圍城。我如此說道後，店員便端著碗離開了。等待期間，我和實櫻又吃起了炒飯。

「實櫻妳對這些料理真熟悉。」我語帶佩服地說。

「畢竟住過一年嘛。」實櫻說道。

一年的時間，究竟是長是短？我心想。大學期間的一年，感覺比現在要長得多。那時的一年時間，便足以概觀四千年的中國文學史與

兩千年的日語史，肯定是很漫長的。或許小時候的一年又更長了。那是個太陽、月亮、星星、雲朵、陰影都相當緩慢流轉的年代。但現在的一年感覺好短，彷彿某種流水作業，像是拉著絲線一般，把一天又一天的日子從前方拉到身邊，然後再往後送去，才剛迎接新的一年，轉眼間又要送走一年，在令人目眩的往復輪迴之中，不知不覺我已經在過著第八年的東京生活，而實櫻甚至在台灣擁有了自己的家庭了。

「還有，拜拜？」實櫻突然說道。「這我也不太習慣。」

「拜拜！」我重複道。「真令人懷念的詞語。」由於太過懷念，前一刻的感傷情緒已然消失無蹤。「話說回來，『拜拜』日語要怎麼說啊？」

「日語？」實櫻略歪了歪頭。「……供養 (kuyou) ？」

「好像有點不太一樣。」我也笑著說道。「祭祀 (saiishi) ？」……

好像又有點不同。」

台灣人好愛拜拜，要拜的對象從神佛菩薩到列祖列宗，乃至孤魂野鬼，全都得拜。且拜拜還有各種形式，大拜拜有大到要辦桌宴請親朋好友街坊鄰居的，小拜拜則小至連拿香都免了，雙手合十即可。

「妳家裡也有佛壇嗎？」我問道。

「有是有，」實櫻說道，「那個能叫做佛壇嗎……？」

「對喔，畢竟不是佛教嘛。」我試著喚起孩提時代的記憶。「小時候還沒什麼特別的意識，現在想來，原來那時身邊就有宗教的存在，還真有點不可思議的感覺。我記得要拜的是，觀音菩薩、祖先——」

「土地公！」實櫻用中文接過我的話頭，下眼皮的臥蠶笑了起來。

「對對，土地公。」我回應道。土地公即是福德正神，是土地之神，在中國五行思想裡，土生金，土地公便也成了保佑升官、生意興

隆與賺錢發財的神明。

「莫非實櫻家也要每天上香？」我問道。

「對呀，每天傍晚。」實櫻回應道。「初一和十五更加隆重。」

是了，我都忘了，那的確是傍晚。還有，農曆的初一，和十五。

實櫻的話語逐漸喚起了我的遙遠記憶，那是與東京這座亞洲最大都市幾無關聯的，台灣一座鄉下小村的記憶。這兩種記憶迥然不同，以至於我一時之間還不敢相信，這兩者竟是彼此接壤的。陝西村。悠長、緩慢流動著的光，與影，那恬靜而悠閒，卻也因此令人難以呼吸的時間之流。東京都與陝西村，在這兩者之上流轉的，彷彿是截然不同的時間。

*

祖母每到傍晚，總會殷勤上香，一日不缺。

祖父在我出生之前便已過世。父親是三兄弟的長子，而三兄弟的老么，我的三叔，也在我五歲時便因心臟病發，在獨自外宿的房間中悄悄離世。小時我便隱約知曉，祖母上香的對象裡，大概也包含死去的祖父與三叔。

「阿梅啊！緊來點香！」

我平時與父母同住，但因父母工作忙碌，我便常在祖母家，也就是父親的老家過夜。從我家到祖母家騎機車僅十分車程，對孩童時代的我而言，那已經是遠得不得了距離。

在祖母家過夜的日子，我也必須跟著她上香。祖母家是兩層樓的獨棟住宅，二樓最裡面的房間便是神明廳。每天一到傍晚六點，一樓客廳掛著的古老吊鐘悠悠敲響六聲之後，祖母便會發出混濁的呼吸聲，

拖著沉重的步伐緩慢爬上二樓，然後用台語對我如此喚道。

神明廳地板磁磚已處處碎裂剝落，廳裡設有神壇與供桌，神壇前擺著上香用的香爐。神壇分為中、右、左三塊，分別供奉玉皇大帝、觀音菩薩及祖先牌位。祖母會從香盒取出三炷香點火，以中、右、左的順序虔敬禮拜，禮拜時總兩手小心翼翼地捧著香，閉著雙眼，口中以台語念念有詞。

「信女林曹君佩請玉皇大帝著愛保庇，保庇咱全家平安健康，拚生理（做生意）的趁（賺）大錢，咧讀冊的攏（都）考第一名，請恁著愛保庇。」

中、右、左都拜過之後，祖母便會在神壇前的香爐插上一柱香。香爐裡堆滿香灰，看起來狀似三叔火化之後的骨灰。

祖母念禱詞時，總叮嚀我也要雙手合十，跟著禱告，但我實在不

知道該禱告什麼，便常從旁偷瞄祖母側臉。蒼茫薄暮之中（祖母生活極為節儉，天色未到全黑不肯開燈），她爬滿皺紋的側臉被神壇上點著的兩座桃子狀的赤紅神明燈映照，看著有種說不出的詭譎。

神壇上完香後，祖母便走出陽台，在陽台左右兩側牆壁上掛著的葫蘆形迷你香爐裡，將剩餘的香各插進一柱。那是在拜土地公與土地婆，福德正神跨海來台後似乎也娶了妻。

土地公與土地婆的故事，最初是母親說給我聽的。玉皇大帝為了拯救疾苦蒼生，便派土地公降臨人間。他非常慈悲為懷，對人們的願望有求必應。不管是為家裡養的駝鳥走丟而煩惱的人，還是身罹重病痛苦不堪的人，土地公都以自身神力解決了這些凡人們的困擾。於是人類也變得愈來愈貪婪，開始要求富貴與長生。有天，一個窮人來拜託土地公：「請讓我變成有錢人」，土地公正要為他實現願望之時，

土地婆說話了：「如果大家都變得有錢，那大家都不工作了，世上就沒了秩序，一團混亂了。」於是土地公便打消了念頭。又有一天，有人家中親人過世，前來拜託土地公讓親人復活，土地公看他死了親人，悲傷可憐，便要實現他的願望，這時土地婆又說話了：「讓死人復活違反輪迴的道理，若人類都不死，轉眼便會滿溢世間，到時候就會變成人吃人的世界了。」土地公又再次被阻止。從那之後，百姓人民便對慈悲為懷的土地公敬愛有加，對老是干擾找碴的土地婆心懷怨懟。許多寺廟只拜土地公，不供奉土地婆，便是這個理由。就算供奉土地婆，也多半是種「拜託您不要干擾土地公實現願望」的意味。

祖母家中沒有土地公和土地婆的塑像，所以我也只能在腦中自行想像這兩尊神明的形象。在我的想像中，土地公是個臉上總掛著慈祥微笑，手裡拄著拐杖的老人，而土地婆則長著可怕的尖角與尖牙，總

是磨刀霍霍像個鬼婆婆。

除了日常拜拜之外，農曆初一十五更要盛大地拜。在這兩天裡，父母與二叔一家子會在中午齊聚祖母家，大家午餐一起吃素，而後一起拜拜。初一十五的拜拜，我也能拿到香。供桌上擺著各色各樣飲料零食，並碗筷供著，拜拜專用的塑膠紅色小酒杯裡也盛著透明的酒。大家上完香過十五分左右之後，便要擲筊。擲筊是用兩塊紅色月牙形的「筊」拋擲在地，以其正反面判斷事物的占卜方式。此時我們要做的是問神明和列祖列宗「有食飽未？」，然後將筊拋擲在地，若一正一反，為聖筊，代表「是」，餘皆代表「否」。但紅色月牙形的筊只在廟裡才有，因此祖母家使用兩枚十元硬幣代替。而就算擲出「否」，我們也會繼續問，繼續擲，直到出現「是」為止。

出現「是」之後，下一步便是燒金紙。金紙即冥錢，是要送給陰間神明與祖先的錢財。祖母家不鏽鋼製的燒金爐外側雖塗紅漆，內側因長年使用，早已燒得一片燻黑，我們一家七口便圍著燒金爐，將紙錢往裡面丟。為了讓金紙燃燒完全，金紙不能整疊丟，而是要一張一張弄皺再丟進去。燒金爐內金紙堆狀如蛇腹，在赤紅火焰侵蝕之下慢慢化作烏黑灰燼，那情景總是看得我津津有味。等金紙全放進去了，祖母便從供桌將紅色酒杯取來，一邊口中喃喃念著：

「食甲圓圓，予逐家趁大錢（吃得圓滾滾，讓大家賺大錢）。」

一邊手中畫圓，將酒倒入燒金爐內。如此拜拜便圓滿結束，我與堂妹終於可以開開心心地從神明和祖先供桌上拿取零食。對當時的而言，這最後一個環節便是拜拜這個活動所有意義之所在，可以說我就是為了這最後一個環節，才忍受著拜拜的整個冗長過程的。

如此重要的「拜拜」，母親與嬸嬸卻偶爾會缺席。我不知道兩人

缺席的理由，只覺得羨慕：當我流著滿頭大汗在二樓燒金紙時，她們卻坐在一樓客廳看電視。

到了十二歲我終於懂得了理由：初潮到來之後，母親每逢拜拜必問我是否來月經。若正好處於經期，她便要我待在一樓客廳，不許參加拜拜，因為經血是汗穢的，對神明不敬。神明我沒見過，會不會在意我不知道，但我心想，在我小時相當疼愛我的三叔應該是不會在意的。有幾次我試著在月經期間沒告訴母親，偷偷參與拜拜，卻也沒遭到什麼天罰。比起天罰，人罰可怕得多。有一次拜拜隔天，母親在廁所內的垃圾桶發現我包著經血的衛生棉，察覺我在月經期間參加拜拜，便把我狠狠罵了一頓。

如此這般，每當我做了什麼壞事，父母便對我大聲痛罵，或是動用拳頭、棍棒來懲戒。最嚴重的一次是升上國三的那個冬天，十五歲

的我首次和女孩接了吻。那是放學後的教室，烈火焚燒般的夕陽包圍著我們身周，我們四片唇瓣相接，那兩情相悅的女孩嘴唇棉花糖般柔軟蜜甜，彷彿用舌頭一舔就要化掉。我們交換了幾個小鳥啄食飼料般的吻仍未感到滿足，兩人漸漸大膽了起來，開始強烈地索求對方的雙唇與舌頭。我們的手指蛇在對方身上四處撫摸，冬日空氣凜冽，我的身體卻如燃燒金紙的燒金爐般火熱。將貪婪啃噬著彼此情慾的我們拆開的，是在走廊上來回巡視的教師的一聲怒吼。

那晚，母親鬼婆婆似地高著嗓音尖叫哭喊，父親手持拐杖毫不留情朝我揮下。彷彿世界末日即將到來一般，也顧不得會不會吵到鄰居，母親不斷嘶吼，父親不斷揮舞拐杖。我感到頭疼欲裂，眼前不斷晃動如天旋地轉。我就那樣忍受著父母的責打不知過了多久，直到腦袋裡某個緊繃到了極致的東西突然斷裂——那斷裂只消一剎那的時間。我

反射性地以雙手接下了父親揮下的拐杖，使盡渾身力氣推開了他，然後騎上腳踏車，奪門而出。

外面下著迷霧般的濛濛煙雨，故障的路燈一閃一閃地閃爍著，發著朦朧的土黃色光芒。隔壁開檳榔店的伯伯已經準備好關店，正要拉下鐵門，一看到我便開闔著他那讓檳榔汁染得血紅的嘴，以台語對我喊話。

「阿梅啊！遮暗是欲去佻位（這麼晚了要去哪）？」

我沒回他話，只沉默地踩著踏板。迎面吹來的風相當冷冽，周遭風景不斷往背後流逝，剛收割完的稻田看上去如荒漠般淒涼，對面車道的車頭燈浸染在霧雨裡暈開成一片朦朧。所有房子幾乎都緊閉著鐵門，店家招牌也一片漆黑。回過神時我才發現自己已到了沒見過的道路，周遭風景都擺出一張陌生的臉孔。

該往何處去好？我跳下腳踏車，一邊喘著氣，一邊牽著車繼續向前走。按校規剪成清湯掛麵的頭髮被雨濡濕，長袖制服襯衫也貼緊著皮膚。我還沒有過一個人獨自前往任何地方去的經驗。電視裡那些住在大都會的小學生總能自己搭地鐵電車，但鄉下地區既沒地鐵也沒電車。聽說每兩小時會有一班公車經過，但那我也沒搭過。我的每一天就是往返於家中與學校，除此之外的世界我幾乎一無所知。我有些後悔自己不顧後果奪門而出，卻也不想回去。全身仍隱隱發疼，手臂、背部、腰部、腳上，身體四處傳來內出血的悶痛。眼前出現了一條河，寬約兩公尺的河川。我心想不如就跳下去吧，但靠近之後發現那河散發著水溝的腐臭，只好放棄。

我繼續向前走，走過幾座雜草蔓生的墳墓，來到一處似廣場般開闊的平地。左手邊有座兩層樓的廟宇，廟宇前方有座金色的巨大香爐。

寺廟屋頂呈燕尾形兩端尖起，屋頂上雕刻著幾頭龍的塑像，並幾尊我不知道名字的神祇，一起在暗夜中淋著雨。右手邊種著幾棵大榕樹，樹前有座比我身高高上一倍的燒金爐，爐上一樣雕著幾頭龍。斜前方有座灰白色水泥建成的戶外舞台，舞台突出的屋頂一樣雕著龍的塑像。

隔著上鎖的鐵格子門，我悄悄窺伺寺廟內部的動靜。廟內一片漆黑，僅赤紅色神明燈鬼火一般飄在黑暗之中。廟前香爐裡堆積的香灰看上去仿如骨灰。我想起方才經過的墳墓，想像墓裡埋著的棺木，以及棺木裡沉睡著的屍骸，不禁渾身一片發毛。但發毛也改變不了現狀。我朝四周望了望，暗夜霧雨之中，我是唯一呼吸著的活物。

我沒把錢包帶出來，只得從附近地上拾起兩片較平的石塊，分別在其中一面做了記號，當作正面。我再次立於廟前，拿著石頭雙手合十，對著住在廟裡的不知名神祇，低聲問道。

「我可以待在這裡嗎？」

我將石頭擲向地面。正面與正面，否。

我瞪視著躺在地上的兩片死寂石塊，發了好一會兒呆，然後抬起頭望向寺廟內部。赤紅神明燈依舊若無其事地在黑暗中飄浮搖曳，鎮座兩盞神明燈中央的神像臉龐隱於翳影之中，看不清神情。

撿起石塊，我再次雙手合十。

「我，可以活下去嗎？」

石頭落地。正面與反面，是。我感到胸中略為舒緩。

我擲了第三次筊。

「我，不可以待在這裡嗎？」

石頭再次落地，伴著幾聲鈍響，在潮濕的地面來回彈跳。

反面與反面，否。

負負得正，我解釋成神明終於允許我待在此處，便將腳踏車停在舞台旁，爬上舞台，在屋簷下躲雨。我靠著牆壁坐下，雙臂抱膝，將頭埋在雙膝中間，想把自己盡量縮小、縮小，彷彿縮到最小之後，便能成為一個小點，消失不見。不久一陣睡意海潮般襲來，不由分說將我擄去。

我在公雞啼叫聲裡醒來。雨已經停了，淺墨色的雲堵塞在天空中，不甘不願地讓幾縷陽光穿落灑下。幾隻麻雀在地面跳動，斷斷續續地吱喳鳴唱，舞台屋頂側緣仍滴落著水滴。拖著渾身痠痛的身體，我走下舞台，騎上了腳踏車。

家中鐵門並未拉下，父母都坐在一樓客廳沙發睡著。我一打開鋁門，鋁門發出的聲響便吵醒了母親。母親一看到我便快步走來，不由分說便甩了我一巴掌，下一個瞬間卻又把我緊緊抱入懷裡，放聲哭了

起來。

*

店員端來裝了羊肉湯的羊肉泡饅。方才辛苦撕碎的饅浸在湯裡膨脹不少，看起來像把麵條切成細塊的粗拉麵。湯汁裡放著幾塊東坡肉大小的羊肉塊，並加了蔥、韭菜等用來調味。

「好懷念！」

實櫻感嘆著取來筷子湯匙，動手吃了起來。「好燙！」她一邊喃喃自語，一邊喝著羊肉湯，發出陣陣簌簌聲。

「小心點啦！」

我笑著說道，也喝起了湯來。羊肉湯頭搭配大約是西安特有的調

味料，那滋味在口中擴散開來，的確頗為美味。多虧事前把饅頭撕得夠碎，原先堅硬的饅頭吸飽了湯汁，湯頭滋味滲入饅頭內，卻也沒泡得太爛，柔軟得恰到好處。

桌子與椅子，以及我與實櫻的影子緩慢伸長，不知不覺店內除了我們之外只剩下兩組客人，那兩組客人似乎也沒有點什麼新的餐點，只是坐在座位上聊著天。周遭變得比方才安靜不少，身穿紫色制服的店員似乎也有幾個人閒著，脫下紅色帽子放在桌上，坐在空著的座位上看著電視。電視裡播放著中國央視新聞，女主播以充滿抑揚頓挫、字正腔圓的普通話報導著北韓領導人拜訪中國的新聞。我原有些擔心如果在店內坐得太久，便會有店員端上熱茶暗示「請妳們差不多該走了」，不過看樣子也沒這個跡象。

「我在西安的時候，」

實櫻放下湯匙說道，表情像是沉浸在回憶裡。「一到假日我就跑到四處去玩，有次和朋友一起，兩個人搭臥鋪列車到新疆西藏。去西藏時得了高山症，痛苦得幾乎快死了，還以為自己沒辦法活著回日本了。」

望著實櫻如此說道，我突然失去了現實感。本來這個時間應該在外面留著汗訪問客戶的我，現在正坐在中國風味的清真料理餐廳裡，感受著午後陽光緩慢傾斜。而本來應該在兩千公里的海洋彼端的實櫻，現在就坐在我的眼前。實櫻那瓜子型的臉龐、微笑時浮現的臥蠶、從鼻翼兩側延伸至兩邊嘴角的法令紋，以及留長的黑色髮絲，都在我伸手便能碰觸到的範圍之內。一想到這個事實，我便彷彿被從當下的時空割離，心裡充斥著空虛感，彷彿漂浮於不存在任何事物的無邊虛空之中，幾乎要忘記今天是何年何月，而自己現在又身處何處。

若沒請假的話，我現在應該剛訪問完第一間客戶，正在前往第二間客戶的路上吧。去年修法後民間上班族也可以加入個人型確定提撥制年金了，因此主管不斷念叨要我們去跑相關金融商品的業務，特別是不動產投資信託和目標期限基金是最近的主力商品，一個禮拜我們至少得跑三家公司開拓新客戶。開拓新客戶辛苦，維持既有客戶也不簡單，負責應對我們的員工嘴邊雖掛著笑容，但看他們表情便知道內心一定想著：「去年才單方面提前關閉貨幣市場基金（MMF），到底現在還有什麼臉來賣新商品啊？」但究竟誰會想到日本銀行竟然祭出負利率政策，導致原先順利創造穩定獲利的MMF陷入困境，這大概不管是玉皇大帝或阿拉耶穌都無法預料的。或許是讚許我乖乖陪笑臉道歉的態度，前輩往往對我說些類似「妳明明是外國人卻像日本人一樣會講日文，商業禮儀周到又努力工作，真的幫了我大忙」這種令人

不知如何反應的稱許話語。我無言以對只得滿臉堆笑虛應故事，卻覺得每陪一次笑臉，心中某個重要的部分便被削去了一塊。

「以前我也有過幾個能一起旅行的朋友。」我說，「不過除了我之外大家都結婚了，也就很難一起旅行了。」

而到了晚上大概又會被抓去根本不想去的居酒屋應酬，居酒屋會為了迎合部長喜好選擇日式宴會席的店家，於是五十幾歲的部長便會龍心大悅，一張臉堆著肥笑坐到我旁邊，問些他常問女性部下的問題，像是：「小梅啊，我們部門的男人妳最喜歡哪個？」然後另外一個四十後半的主管也會幫腔：「差不多該考慮結婚了吧？我們公司的員工不錯啊，考慮一下？」這時偶然想起我是外國人的前輩說不定也會插嘴：「對喔，和日本人結婚的話不就可以歸化嗎？小梅妳又那麼喜歡日本！」

「的確，到我們這個歲數，很多人都結婚了。」實櫻如此說道。

過了三十歲還不結婚，在公司那些男人眼中看來大概就是有問題的女人。實際上我也的確有問題，他們也不算猜錯。我既沒有對象，就算有對象也沒法結婚。人生到了二十幾歲後半，幾乎每年都會聽到誰誰誰結婚了的消息，其數量呈等比級數式增加。大學時期的友人、高中時期的單戀對象、國中同學等，大家彷彿私下講好了似地紛紛在臉書上傳婚紗照、結婚書約或是戴著結婚戒指的左手無名指照片，每看到這些消息我便感到一陣寂寞，彷彿整個世界把我留在原地而逐漸遠去。我好想把自己縮得好小小，像那個十五歲的夜晚一樣小。

「實櫻結婚之後，有什麼感想嗎？」

我把最後一口炒飯盛到自己小碟子上，送入口中。飯粒已經冷掉、硬掉。

「嗯……」

實櫻略歪了歪頭，思考了一陣。「不管怎樣都不像單身時那麼自由了吧。」

「和婆婆處得還好嗎？」

婆媳問題可不是日本或台灣的專利。

實櫻又想了一會兒。

「畢竟不是真正的母親，相處起來還是會有點拘束，不過我覺得她算是滿照顧我的。」實櫻說道。「出車禍療養那段時間，或者是生病的時候，她也會配合我的身體狀況，準備特別的食物給我吃，雞精啦，紅菜什麼的。」

「很體貼呢。」我說。

「嗯……有時候太過體貼反而令人困擾。」實櫻笑著說道，「工

作上遇到挫折，或是壓力太大鬱悶的時候，明明想一個人靜一靜，她卻一直囉嗦地問我『妳是怎麼了啊？有什麼煩惱都可以跟我說不要客氣，把我當妳媽媽。』」

我腦中浮現早些日子台灣那種愛多管閒事的典型親切歐巴桑的身影。

「會覺得在夫家生活不舒服嗎？」

「嗯……不知道該怎麼說。」實櫻以手托腮，陷入了沉默。

「聽起來老公好像也滿體貼的嘛。」

「嗯，像是吵架的時候，或是情緒煩躁摔東西的時候，他都會溫柔地安慰我。」實櫻又露出了笑容。「有時我會覺得，他還真能忍呢。」

「咦？」我有些驚訝，而為了不要讓實櫻發現我是真的驚訝了，我便故作誇張地露出驚訝的神情，隨後笑著問道。「實櫻妳會摔東西

啊？」

「會喔。」實櫻微笑，語氣淡然，彷彿在談論一些理所當然的事。「遙控器啦，書啦，枕頭啦，邊哭邊摔。」

看著實櫻月牙形的雙眼，我不禁感到心裡一陣搔癢。

我試著想像實櫻像八點檔肥皂劇裡常看到的那種歇斯底里的女人，一邊哭鬧一邊對丈夫摔東西的身影，卻無法順利描繪那種姿態。坐在我眼前的溫柔實櫻。記憶中那個身穿振袖，端莊嫻淑的實櫻。臉龐有些土氣，卻從內而外散發著知性光芒的實櫻。我怎麼也無法把我所認識的實櫻，與肥皂劇裡那種情緒不穩定的人妻形象結合在一起。

「我去一下廁所喔。」

實櫻如此說道，便站起了身，往店裡內部走去。

看著實櫻遠去的背影，我突然感到一股無可抑止的焦躁感從身體

深處如潮水般湧上。潮水淹得使人窒息，卻又帶來一股極為強烈的空虛感，彷彿體內某處被開了一個巨大的空洞。

實櫻有一些表情，是我從未見過、無法想像的。這也是理所當然，畢竟我與實櫻不過是時隔五年再次重逢的，研究所時期的舊友罷了。實櫻肯定有，也應該要有我所未見過的無數種表情——只有家人才見過的表情、丈夫才見過的表情、小天才見過的表情。實櫻也沒看過我所有的表情，也不知曉我所有的過去，更不明白我所有的情感。就連我自己也不完全明白自己所有的心緒。

這些事都理所當然——正因為其理所當然，這「理所當然」才會令人無可奈何地寂寞、悲傷，而這種寂寞與悲傷，卻又令人覺得滑稽得無可救藥。

實櫻現在過得很幸福。她與愛著她的丈夫，以及對她頗為照顧體貼的新家人住在一起，雖然偶有情緒不穩定之處，卻也安穩地過著日常生活。這就好了。我想。這肯定是最好的結果。我心想。但我仍感到寂寞。這種寂寞心緒肯定是來自無法誠摯為實櫻幸福感到歡欣的，自己彆扭的性格。我到底為什麼要問實櫻那種問題？答案再明白不過。我心裡有那麼一絲一毫，期待著、懇求著實櫻的某種回答。正如公司那些男人想從我身上看到「結不了婚的可憐女人」這種幻想，我也期待著從實櫻身上看到「因結婚而被剝奪自由的可憐女人」這種幻影。我肯定，是希望藉由看到這種幻影，來讓自己好受一些。

我把紗質窗簾略拉開一點，望向窗外的景色。陽光已然傾斜，卻仍不斷灑落燦爛金粉，許多看來米粒般大小的人們拖著長長的影子，在金粉堆裡走著。淡白捲雲在天空中懶洋洋地漂流，那潔白色調看得我一陣鼻酸。

「不好意思。」我呼叫店員。店員走來，一張樸克臉。我點了菜單上的照片看起來一點也不台灣風的「台湾无骨鸡柳」。

不久，實櫻回來了。

「告訴我。」

我對實櫻說道。「我想知道妳現在的生活，跟我說說，讓我知道。」

面對我這突如其來的請求，實櫻臉上浮現了些許訝異神情，但馬上便被羞赧的微笑取代，說道：「讓我想想，該從哪裡說起呢？」

*

實櫻與丈夫的房間位於三層樓獨棟住宅的三樓。每天早上，實櫻

都會和身為上班族的丈夫一起在早上六點起床，幫丈夫打理出門所需的準備，若隔壁房間兩個孩子還在睡覺就去把他們叫醒。準備妥貼之後，四人一起下到一樓，那時婆婆往往已經站在廚房裡準備著早餐，公公和祖翁則坐在沙發椅上，心不在焉地看著晨間新聞。四人朝著樓梯旁的神壇雙手合十，略拜了拜後，便在沙發坐下。早餐做好，實櫻便去幫忙準備碗筷、端盤子。早餐有時吃地瓜粥配幾道小菜，有時吃烤土司夾漢堡蛋。有時丈夫和小孩上班上學快遲到了，無暇在家裡吃早餐，便會在外面的早餐店買了帶到學校、公司去吃。

公公和丈夫、小孩幾乎同時出門。丈夫會開車載小孩到學校之後，自己再去公司，所以實櫻便留在家裡與婆婆一起做家务。等家事告一段落後實櫻便回到自己房裡，或看書，或寫日記。

到了中午時分，實櫻便騎機車前往職場，路上會買個便當當午餐。

日語補習班主要客層為上班族，開班集中在晚上，因此下午實櫻便在補習班裡改考卷、製作講義教案，或是預習上課內容。有時也會處理類似把補習班裡螢幕播放的影片字幕翻成日文，或是管理臉書粉絲專頁這類雜務。

日語補習班許多學生學日語的動機，都是因為對「酷日本 (Cool Japan)」有興趣，因而校方也必須對日本的流行文化保持敏感，補習班內常播放著最新的熱門電影或動畫的主題曲。實櫻有時會疑惑校方是否有付費取得授權，不過過了不久便決定不去深思這個問題。

除了流行文化之外，課堂上也會教到各個季節的慣例活動等傳統文化。最近剛好接近日本七夕，實櫻便介紹了這個日子。首先在黑板寫下「7月7日」之後，詢問全班：「なんと読みますか？（這怎麼念？）」。等班上同學猜完了「しちにち (Shichinichi)」、「なな

にち (Nananchi)」等錯誤念法後，終於有人答出正確念法「しちがつなのか (Shichigatsu-Nanoka)」，實櫻便會接著問：「7月7日は何の日ですか？（7月7日是什麼日子？）」。全班一陣面面相覷之後，便有人語氣猶疑地以中文回答：「七夕？」台灣七夕是農曆七月七日，日本則是陽曆。

「對，七夕。」實櫻以日語複誦之後，便在白板上寫下「七夕」，標註讀音「たなばた (Tanabata)」，接著發下解說日本七夕風俗的講義。日語裡「織女」叫「織姫 (Orihime)」，「牛郎」叫「彦星 (Hikoboshi)」。日本七夕不是情人節，不約會也不送巧克力，大家會把自己的願望寫在小紙片，掛在竹枝上，祈求願望成真——實櫻說明完後，便教大家許願的句型「くますように」，然後要大家實際在小紙片上寫下願望，掛在補習班內裝飾著的竹枝上。

大部分班級時間是晚上七點到九點半，下班時往往已超過十點，實櫻回到家時小孩已經睡下，公婆和祖翁也都待在各自的房間裡。實櫻回到自己房間，便有丈夫在房內等待。實櫻於是便洗澡就寢，結束一天的行程。

平日晚上實櫻忙於工作，沒法幫忙做晚餐、照顧小孩，假日便常把時間空下來陪小孩念書，或是全家出門散步。也只有假日，一家四代人才能齊聚一堂，慢慢地吃頓飯。

實櫻剛嫁過來時祖翁非常開心，因為他終於找到人陪他說日語了。實櫻祖翁剛好比實櫻大上一甲子，童年是日治時代，在學校學了日語。祖翁十幾歲時國民黨政權跑來台灣，祖翁的日本人身分連同說日語的權利便一併遭到剝奪。其後好長一段時間，祖翁都沒有機會使用日語。所以當他的孫子——實櫻丈夫——開始學日語時，他也開心得不得

了；但要把日語學到能講能溝通，需要不少時間，過了不久祖翁也失望了，只得放棄和孫子說日語的念頭。

「お嬢さん、ようこそ。私は昭和の男だ（小姐，歡迎妳來，我是昭和的男人。）」

實櫻初次拜訪丈夫家中時，祖翁——當時還不是祖翁——如此對實櫻說道。

「私も昭和の女です。宜しくお願ひします（我也是昭和的女人，請多指教。）」

實櫻如此回應。穿越了漫長的時光甬道，昭和的首與尾終於得以在平成時代相見。

「恁攏毋知！日本人愛食ごぼう恰ふき啦！」

某個假日晚餐餐桌上，祖翁一邊以筷子夾著萵苣菜，一邊沒頭沒

腦地說了這句話。一整家人面面相覷，沒有人能完全理解祖翁要表達什麼。實櫻聽不懂台語。其他人雖然聽得懂台語，明白祖翁在說「你們都不知道！日本人愛吃ごぼう和ふき啦！」，但最重要的「ごぼう (Gobou)」和「ふき (Fuki)」到底是什麼，他們則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。

「ごぼう和ふき是什麼？」實櫻丈夫以中文詢問實櫻。

「ごぼう，是，『牛蒡』。」

實櫻把「ごぼう」翻成中文，但「ふき」的中文要怎麼說，實櫻也不知道。

那次對話就在沒有人完全理解意思的情況下不了了之，但在那之後祖翁仍頻繁地以日語對實櫻說：「ふき、身体に良い、だろうか？（ふき，對身體好，對吧？）」彷彿意欲誇示自己對日本的理解程度。

祖翁被剝奪日語的時間實在太長，在穿越陰森漫長的時光甬道的期間，祖翁一個又一個地丟失了關於日語的記憶。雖然他拚了命想說日語，但記憶早已跟不上時光流逝。祖翁連要聽懂日語都頗為吃力，考慮到祖翁的日語理解能力已大不如昔，實櫻在傳達真正重要的事情時會盡量說中文，但即使如此祖翁仍固執地堅持要以日語回應，兩人因而往往無法順利進行溝通，對話也就常常草草了事。

拚命抵抗語言的逆浪企圖泅泳向前的人不只有祖翁，實櫻也是如此。實櫻中文是在日本學的，其後又到中國留學，因此實櫻所講的中文偏向中國北方的發音，也就是普通話。普通話和台灣的國語擁有不同的特徵：四聲抑揚頓挫強烈，捲舌音清晰，前鼻音（ㄣ）和後鼻音（ㄥ）也區分明顯。台灣的國語說話時的力道不需要那麼強。四聲相對平板，捲舌音也不太捲，無法區分前後兩種鼻音的人比比皆是。不

只如此，台灣人說中文時總喜歡夾雜台語詞彙，讓剛來台灣的實櫻在聽力上吃盡了苦頭。且往往實櫻一開口講中文，便被嘲笑：「妳講的好像中國的中文。」

實櫻不想再被說自己講的是「中國的中文」，便決心接近台式發音，四聲和捲舌音、鼻音發音時都不要過於用力，盡量輕鬆。同時她仔細觀察周遭台灣人說話的語調以及用字遣詞，並且進行模仿。轉眼兩年經過，有次實櫻回日本時去拜訪大學時代的中文老師，結果中文老師笑著說：「妳的中文變成台灣的中文了呢。」實櫻不禁感到疑惑：自己講的中文難道不能是自己的東西，而非得是中國，或台灣的東西不可嗎？

實櫻感到許多事物，都變得不再是自己的了。居住的權利必須去政府機關填寫表格才能入手，想要獲得工作的權利就必須再填寫別的

表格。與家人一邊觀賞紅白歌合戰一邊跨年的夜晚已然喪失，但台灣人熱鬧慶祝的春節，自己也總感到格格不入。以前的家不再是自己的家了，但現在的家實櫻也不覺得是自己的：除夕夜吃年夜飯，齊聚一堂的親戚之中沒有一個和實櫻有血緣關係。四月清明掃墓實櫻也參加了，幫忙割雜草、掃地、燒金紙，但她卻無從得知冰冷黑土之下埋葬的，究竟是誰的骨骸。她雖知道那必是某個和丈夫有血緣關係的人物，卻也不想知道得太詳細。

就連名字，感覺也都不是自己的了。在台灣結婚不像在日本那樣必須改姓，淺羽實櫻不需要變成陳實櫻、趙實櫻或是李實櫻。即使如此，自己的名字一用繁體字書寫，便感覺陌生了不少，彷彿那只是個外表相像，實際上卻全然無關的他者。

實櫻試著在筆記本上，用自己既往人生中曾用過的三種文字，寫

下自己的名字，並排比較。

日語字：淺羽実桜。

簡體字：淺羽实櫻。

繁體字：淺羽實櫻。

簡體字筆畫空疏之處與繁密之處混雜在一起，看起來缺乏平衡感；繁體字則密密麻麻，看起來黑壓壓一片。實櫻覺得，還是日語的漢字看起來最讓自己安心。這才是我的名字。實櫻心想。然而只要住在台灣，「淺羽実桜」無論如何都必須成為「淺羽實櫻」。有次實櫻拜託老公用台語念出她的名字，但「tshian-ú-sit-ing」這陌生的發音，實櫻仍也無法喜歡。

結果到底有什麼事物，是真正屬於自己的呢？實櫻心想。

某天夜晚，家中拜拜過後，實櫻和丈夫與公公一起帶著小孩到文

心森林公園散步。丈夫步伐較寬，牽著老大的手和公公並肩走在前方，實櫻則牽著老二的手，慢慢跟在後面。秋日夜風吹拂，相當涼爽舒適，除了實櫻一家之外，公園裡還有不少人是攜家帶著出來散步的。實櫻一邊邁步，一邊環顧四周。突然實櫻發現夜空中掛著一輪巨大的滿月，不禁看得入神，停下了腳步。

滿月看起來像灌滿銀色液體膨脹至極限的氣球，彷彿隨時都有可能爆裂。若真的爆裂了，月亮的漿液是否也會灑落到這座城市？實櫻一邊心想，一邊從包包拿出智慧型手機，試圖拍下那一輪明月。拍了幾張後，總也覺得拍不好。還在就讀小一的小孩仰頭望向實櫻，略歪了歪頭，露出疑惑的神情。

「阿姨？」

實櫻輕柔撫摸著小孩的髮旋，然後用手指指向月亮。

「你看，月亮好漂亮。月——亮——。つ(tsu)、き(ki)。」
つ、き。小孩模仿實櫻發音。そう、つき、偉いね(對，つき，你好棒)。實櫻稱讚道。婆婆曾多次叮囑實櫻，難得小孩有了個日本媽媽，要努力把小孩教成雙語使用者。實櫻不知道要怎麼教才能把小孩教成雙語使用者，只得像這樣偶爾藉機教小孩一些日語單詞。

直到現在，小孩都仍稱呼實櫻為「阿姨」。剛開始小孩還會叫「日本阿姨」，隨著時間流逝，也就漸漸習慣「阿姨」這個稱呼了。實櫻也覺得這個稱呼比起「媽媽」聽起來要合適得多。曾經有次，婆婆對實櫻說「這兩個小孩很可憐，沒有媽媽，妳要多加油，努力讓他們叫你媽媽啊」，讓實櫻一口悶氣憋在胸中，很是難受。那天晚上，實櫻一邊哭泣，一邊對丈夫丟擲東西，大聲喊叫：「我不是你前妻的替代品，我也不想要成為替代品，不要逼我！」

實櫻想起那個台灣的傳說：用手指指月亮就會被割耳朵。啊，糟糕，實櫻心想。但實櫻又覺得，畢竟自己是日本人，月亮應該會原諒我吧。更何況，彎彎的牙月也就算了，滿月要怎麼割人耳朵？

「哼？你彼个日本人的某咧？」

突然公公如此問道，以他慣有的粗獷語調。實櫻發現公公和丈夫已經走到很前面了，而自己剛好被樹擋住，從兩人的位置看不到自己。實櫻雖然仍不會說台語，但在台灣住了幾年之後，一些簡單的詞彙也能理解了。「日本人」這詞聽懂了，「某」實櫻也知道是「妻子」的意思。公公一邊問丈夫這個問題，一邊還回頭找著自己，從這一點便可以推測，公公嘴裡說的那串台語必是「你那個日本人的妻子咧？」的意思。一思及此，實櫻不知為何便感到胸口一陣難受，彷彿哽著什麼硬塊似的難以呼吸。

回家途中，丈夫注意到實櫻一路上都神情不悅，便溫柔地問她。

「妳是因為爸爸叫你『日本人的妻子』在不高興嗎？」

實櫻仍只是板著臉，沒有回答。其實就連實櫻自己也不明就裡。自己的確是日本人，實櫻完全沒有否定這一點的意思，自己也在許多其它的場合，自我介紹時都會說自己是日本人。補習班的學生也都知道她是日籍教師，這也從未讓實櫻有過絲毫的不高興，實櫻自己也常會週期性的懷念在日本的生活。那到底為什麼，自己心中會如此悶悶不樂？自己究竟有什麼好不開心的？

望著陷入沉默的實櫻，丈夫不知該如何是好，只得略搔了搔頭，然後靜靜牽起實櫻的手。實櫻便一樣無語地，將頭靠到了丈夫肩膀上。

偶爾，在那些睡不著覺的深夜裡，實櫻會突然起心動念，心想：這裡是哪裡？為什麼自己會在這裡？自己在這裡做什麼？在那瞬間，

周遭所有事物全都像背景一般，遠遠退去，喪失了現實感。躺在自己身旁、重複著規律呼吸的，似乎是自己丈夫的人（躺在身旁的應該是妹妹不是嗎？）、白色人造大理石地板（木質地板和榻榻米去哪了？）、桌上放著的附繁體中文翻譯的日語教科書（那是我的語言嗎？）、窗外不時破空而過的機車引擎聲（真不敢相信自己也會騎那種東西）。浴室裡沒有浴缸，一年四季都只能沖澡（我有多久沒有泡澡了？）。隔壁房間睡著兩個小學生（他們竟然是我的小孩，是不是哪裡搞錯了？）。樓下則睡著公公婆婆（他們可不是自己的父親與母親）。

這裡是哪裡？（台灣台中，另一個家中。）為什麼自己會在這裡？（因為和旁邊這個男人結婚了。）自己在這裡做什麼？（做日語教師的工作，兼兩個小孩的母親。）所有的問題都有答案，絲毫不容挑戰、

再明白也不過的答案。但，我本來是沒這個打算的。應該是沒這個打算的。為什麼會變成這樣。是不是什麼地方出了錯。

在這種時候，實櫻便會走出床鋪，走到窗前眺望月亮。月亮帶著確切的現實感，也帶給實櫻安心。只有月亮，不論是在這裡，或是在那裡，都呈現一樣的形狀。這裡的月亮圓了，那裡的月亮也會圓；這裡的月亮缺了，那裡的月亮也會缺。自己在此處所看到的月亮，和彼處的人們所看到的月亮，總會是同一個月亮。一想到這，實櫻便覺得一顆心終於放了下來。她悄悄回到被窩裡，輕輕以手臂抱住丈夫身體，閉上了雙眼。

*

一如預期，所謂「台灣无骨鸡柳」是在台灣沒吃過的雞柳，微辣，孜然調味剛吃時還有些不習慣，但幾塊下肚後便漸漸上了癮，手停不下來，一塊接一塊。

不知不覺店內客人又多了起來，比下午熱鬧不少。我將目光拋向窗外，窗外落日已逐漸西沉。實櫻大概是講話講得累了，只默默啜飲著酸梅湯汽水。店員走來將空盤子收走。我不好意思在店內繼續久坐下去，卻也不想出聲問實櫻要不要離開，不想打破我們之間這經過了數小時，終於能讓人感到舒適的，得來不易的沉默。

要是時間能伴隨沉默，永遠停在此刻就好了——我腦裡不由得浮現這幼稚的念頭。明天到來之後，實櫻便要從成田機場搭上直達台中的飛機，回到在台中等著她的家人身邊。聽說從東京直飛台中的班機最近也開航了。而我則又將淹沒於缺乏變化的日常生活之中，在塞

滿乘客的電車裡搖搖晃晃通勤上班，為了生活而和 Word、Excel 與 Powerpoint 奮戰，將那些我自己也沒買，也沒運用過的投資商品推銷給那些上班族菁英分子。這社會的資本就是這樣循環的，推動著時代不斷向前奔馳衝刺。大數據、人工智慧、科技奇點、東京奧運——許多時髦術語從天而降般突然出現，象徵著飛快的時代潮流，為了不被那時代潮流所拋棄，為了追求效率與產能，人們也只能拚命不斷向前衝刺。我也只能不斷向前奔跑。若是停止奔跑，便可能連居住在日本的權利都會喪失。在這個時代，遺忘於過往的記憶與情感不具有太大的價值，耗費過多時間來感傷也沒什麼意義。所以即使是時隔五年的重逢，我們依舊沒有太多時間，能好好反芻我們的傷感。沒有，我們幻覺

我把手探入包包裡，摸了摸裝著卡片的信封。那是我花了幾個小時寫的卡片，該不該交給實櫻，我還在猶豫。實櫻的手指在智慧型手

機上滑動，雙眼也盯著畫面不放。隔壁桌也來了新客人，一家四口在座位上坐下。我站起身，前往位於店裡內部的洗手間。

走出洗手間時店內已幾近客滿，外場人員忙碌地在店內四處走動點餐，內場人員則在廚房內豪放地揮舞著甩鍋。在冷氣強烈的店內待久了，便感覺皮膚也乾燥了起來，我照了照洗手間外的鏡子，鼻尖已經出油，讓粉底浮了粉。

「要不要到外面散步？」

回到座位時，實櫻如此提議，我則無語地點了點頭。趁著實櫻打開錢包掏錢的空檔，我偷偷從包包裡取出吸油面紙，將鼻尖泛光的油脂拭去。

結完帳走出店外的瞬間，潮濕的熱氣便從四面八方撲襲而來。夜幕早已低垂，路燈也已點亮，路上行人絡繹不絕來來往往，比白晝熱

鬧不少，五彩繽紛的霓虹店招無聲地進行著拉客的競爭。

「好熱。」實櫻說道。

「台中應該更熱吧？」我說。

「也是。」實櫻笑了。

我們並著肩，往車站的方向走去。電車經過時發出隆隆巨響，車窗裡密密麻麻塞滿無數疲倦的臉孔，各自把自己吊在吊環上。我從電車別開了眼，偷偷瞄向走在我身旁的實櫻。她只是安靜無語地低著頭往前走。

到了北邊出口的樓梯實櫻依舊沒有停下腳步，我便隨著她繼續往前走。我們走過東武百貨店後方的小路，轉一個彎走進寬闊的站前廣場，再往前走一段後，池袋西口公園便出現在右手邊。

公園裡人群聚集，人聲鼎沸。公園一角立著幾根金屬柱，上面載著形狀怪異的藝術雕刻品，而穿過那些金屬柱的前方有一個圓形廣場，許多灰色鴿子群聚在廣場上。公園邊上的街燈也已點亮，淡綠色燈光看來有些許涼意，公園彼端的藝術劇場則沉浸在一片橙光裡。公園裡似乎在舉辦著什麼祭典，邊上排著許多攤販，賣著日式炒麵、杏子糖與刨冰。室外舞台上有個五人組的搖滾樂團，正熱烈演奏著。

「咦？這裡不是有個噴水池嗎？」

實櫻望著鴿子群聚的圓形廣場，略歪了歪頭，露出疑惑的表情。

「拆掉了，好像是要蓋新的劇場。」

我回答道。上禮拜跑業務時經過這附近，那時公園內已搭起了工事圍籬。「就為了奧運，整個國家都發了燒似的。」

「變化這麼快，真令人跟不上腳步。」實櫻說道。

我與實櫻買了刨冰，坐在公園樹下的混凝土邊框上，開始吃了起

來。實櫻買了香瓜口味，我則是草莓口味。

「這刨冰好懷念喔。」實櫻一邊剷著刨冰送入口中，一邊如此說道。

「台灣應該吃得到更豪華的刨冰吧？加了紅豆啊、煉乳、布丁、芒果的，而且又便宜。」

「芒果冰也好吃，但這種香瓜口味的刨冰也很令人懷念嘛。」

「日本刨冰用的糖漿，聽說只是顏色不同，其實吃起來味道都一樣喔。」

我笑著將自己草莓口味的刨冰挖出一口伸到實櫻口邊，嘴裡說著「啊——」，要實櫻張嘴。實櫻吃下了那口刨冰。

「如何，味道一樣吧？」我問。

「有嗎？」實櫻說道。「還是有草莓的味道啊。」

「那只是顏色和嗅覺引起的錯覺啦。」

「錯覺啊……」

實櫻抬頭望向天空。夜空裡懸掛著一彎月牙。「或許世上大部分事物都是錯覺吧。那顆月亮也是。」

「其實月亮並沒有缺口，只是看起來缺了一角而已。」

「不過很漂亮不是嗎？」

「嗯，很漂亮。」

我鼓起勇氣說道：「很像妳的眼睛。」

妳什麼意思啦！實櫻靦腆地笑著說道。我也笑了。

「夏天真的到了呢。」

實櫻心不在焉地望著攤販的璀璨燈火瞧了一陣後，突然嘆了一口氣，如此說道。

「對呀，夏天到了。」

「我幾乎都快忘了日本夏天長什麼樣子了。」

「我也是，都快忘了台灣夏天是什麼樣子了。」

我們陷入了沉默，無語地望向周遭，許多人潮流進視野又紛紛從

視野流出。一對年輕的男女坐在沒有靠背的金屬長椅上歡笑談天，一個男孩向母親吵著要吃杏子糖，旁邊是一個看起來剛下班的上班族，滿頭大汗，領帶寬鬆，一邊搖著團扇一邊在攤位區東張西望。女廁外排著長長的隊伍，一旁有個滿臉鬍鬚子的流浪漢坐在地上，背部靠在吸菸區隔板上，正摳著自己烏黑腳底的污垢。離他三公尺前方，有三個年輕女孩身穿浴衣，三對眼睛閃閃發光地盯著舞台，聽著搖滾樂團的演奏。

吃完刨冰後，我將空紙杯放在身旁。包包夾在左邊腋下，卡片仍

安好地躺在裡面。若要把卡片交給她，在兩人都陷入沉默的現在，正是再好不過的時機。我默默在心中排演：只要擺出若無其事的表情，像是突然想起來似地，說些「あ、そうそう（啊，對了）」或是「そう言えば（話說回來）」這類詞語作為緩衝，接著以流暢的動作將右手伸進包包裡掏出卡片，遞給她就行了。遞卡片的同時也可以說些像「因為好久沒見了，所以就忍不住寫了張卡片給你，有空就看看吧」這類台詞。若能擺出一個適度羞赧的笑容，表達出「都三十歲了還做這種跟國中女生沒兩樣的事情，實在是有点害羞」的意味，那看起來便更加自然了。

但我還是做不到。我像是被下了定身術一般，只能一邊以眼角捕捉著實櫻的一舉一動，一邊安靜地坐在原地。不一會兒實櫻也吃完了冰。我拿著自己的紙杯朝她伸出，她便一語不發地將她的紙杯疊放上

去。

「好想看煙火喔。」

突然，實櫻自言自語般地如此說道。

一陣風吹拂而過，剎那間停棲在廣場上的鴿群發出啪啪振翅聲，一齊飛上了天。我手上拿著紙杯也差點被吹跑。樹木震顫搖晃，幾片樹葉從樹梢被迎風掃落。

風止之後，空氣又回到原先沉滯黏濕的狀態。我略用手撥了撥被風吹亂的髮梢，接著小心不要發出太大的聲音，從鼻子進行一次緩慢的深呼吸後，才對實櫻說道：

「那，就去看吧。」

然而不管怎麼查，六月平日晚上根本沒有地方在舉辦煙火大會。

沒有就沒辦法啦。實櫻如此說道。但我仍不想放棄。我只願能把短暫的夏夜尾巴，盡量地拉長再拉長。在明天到來之前，在兩千公里的海洋再次將我和實櫻分隔兩地之前，我想好好珍惜與實櫻待在一起的這個短暫瞬間，像以雙手圍住燭火細心呵護，以免被風吹熄那般。

煙火我們自己也能放啊！我如此說道。實櫻有些驚訝地望向我，我則朝她輕巧地莞爾一笑。

我們在附近的唐吉訶德⁷買了打火機、蠟燭與煙火組。真的水桶太佔空間，我們便買了兩公升的寶特瓶裝礦泉水，將水賞給公園裡的樹木後，剪掉寶特瓶的上半部丟棄，將剩下的下半部當水桶使用。

接著我們開始尋找東京能放煙火的地方。許多公園都能放煙火，

⁷ 日本的大賣場名稱。

但我們覺得要到寬敞一點的地方才有煙火大會的感覺，便決定到荒川河岸邊的空地。從池袋車站搭車到赤羽站下車，從車站步行約二十分鐘便抵達了荒川。

從河堤往下走至河邊空地，空地上柏油路四周種著多片綠地。回望南方，市中心的水泥叢林遠遠看去像是樂高積木堆起的玩具建築。月牙依舊懸在夜空中，靜靜地微笑。周遭悄無人息，只偶爾有慢跑者從河堤上慢跑而過。

實櫻拿著水桶到附近的公園汲水，我則把煙火組包裝拆開，從中取出五顏六色的手持式煙火在地上一字排開，接著用打火機點燃蠟燭。蠟燭受到微風吹拂，燭火不安定地搖曳著，風卻也沒強到能把燭火吹熄的程度。

「水裝來囉！」

實櫻一邊說道，一邊拿著裝了水的克難水桶走了回來。

接著我們便開始一枝又一枝地將煙火從地上拿起，就著燭火點燃。我與實櫻兩手拿著不斷劈啪劈啪噴出火花的煙火棒，在河邊空地上玩耍，時而四處奔跑，時而迴旋轉身，時而向上跳躍，實在不像是兩個已年屆三十的女人。飛散的火花由點連結成線，再由線開展成面，劈開夜的漆黑，在空中燒灼，留下剎那的鮮豔軌跡。火花消逝之後便將煙火棒泡進水桶裡，煙火棒前端餘燼依戀不捨似地在水中發出「嘶——」的殘響而後熄去，那聲響聽來頗為悅耳。響聲過後，我們便拿起下一枝煙火點燃。每枝煙火棒包裝上都有名字，寫著「黃金」、「真紅」、「怪獸」、「雷鳴」、「金鈴」、「果汁」、「色彩變幻」、「好長好長」等修飾詞，但其實只是火焰顏色與燃燒時間長短不動，全都是會噴火花的手持式煙火一種款式，玩著玩著便也漸漸膩了起來。

「實櫻，妳在台灣玩過煙火嗎？」望著自己拿著煙火棒前端不斷噴出的璀璨火花，我如此問道。「不只是看，而是自己放。」

「煙火？沒有欸。」實櫻略想了想後回答。「紅色那種爆竹倒是有，拜拜的時候。」

「中秋節不放煙火或鞭炮嗎？」

「不放啊，反倒是會烤肉。」實櫻將燃盡的煙火泡到水中，殘滓在水裡發出一聲「嘶——」的聲響。「剛開始我還疑惑，為什麼中秋節要烤肉？不過後來就漸漸習慣了。」

「令人驕傲的台灣文化啊。就好像白色情人節要回送巧克力，或是聖誕節要吃炸雞，這種令人驕傲的日本文化一樣。」我也將自己燃盡的煙火泡到水中。「或許人類之所以創造出某些節日或習慣，就只是單純地因為想要那些節日或習慣而已，說到底，有沒有理由都沒差。」

若真的想要理由，大不了事後添上即可，要多少添多少。所謂傳統或文化，就是這樣被創造出來的。」

小時候每年我都非常期待過中秋節，不是因為喜歡賞月這種風雅的習俗，而是因為能放鞭炮。當時的鄉下地區對鞭炮和煙火的管制沒那麼嚴格，每年中秋節一靠近，四處便開始響起各種放鞭炮、煙火的聲音。我也總吵著要父母買鞭炮給我放，三叔還在的時候也纏著三叔要。

中秋節放的鞭炮也有許多種類，多采多姿，最樸素的就是一枝一元的冲天炮，一次買幾十枝，用舊報紙包成一束。其它還有像是蝴蝶形狀的蝴蝶炮，點了火便會像蝴蝶灑下鱗粉那般一邊噴灑火花，一邊華麗迴旋升空。體積比圍棋略小的黑色霹靂炮塞滿火藥，點火後便如爆竹般炸裂，劈哩啪啦劈哩啪啦發出一長串巨響。火樹銀花紙盒裡塞

了兩個噴花類煙火，點燃後會連續綻放兩次火焰之花。最可愛的還是仙女棒，外表像線香，點燃後拿在手上遊玩。後來我才知道仙女棒本義是仙女的魔法杖，用來為手持式煙火命名，這名字取得還真好。

「仙女棒我聽過！」聽了我的話後，實櫻像是突然想起來般地道。「有次看到公園裡有賣，就買了一包和小孩一起玩。」

「一包十枝對不對？多少錢？」我問。

「好像是二十元？」

「在我小時是賣一包十元，一次買十包還有打折。」我說。

小學低年級時，放鞭炮還會乖乖按照普通的玩法遊玩，上了高年級後膽子就大了起來，普通玩法已滿足不了我，為追求刺激開始嘗試各種「花式」玩法，像是把蝴蝶炮和火樹銀花倒著放，或是把霹靂炮拿在手裡點燃後對空擲出，又或者是把沖天炮的導火線交纏在一起，

一次射十枝。而且玩完之後也不知道要收拾，鞭炮的殘骸便任由自然界去分解。

「小梅妳小時候比我想像中還調皮欸！」實櫻笑著說道。「要是我的小孩一定會被我罵，太危險了。」

「在台中也沒辦法這樣玩吧？」我笑著回應道，接著用手指了指地上一字排開的各種手持式煙火的包裝，說：「東京也是，頂多就玩玩各種不同顏色的仙女棒，過過乾癮。」

「因為是大城市啊。」

「來到城市之後，我們獲得了一些種類的自由，同時也放棄了另一些種類的自由。」

但除此之外，還有些自由是別人不給，便無法獲得的。有些自由，是只要坐在立法機構和入國管理局裡面的人物不點頭、不蓋章，便

怎麼掙扎也無法得手的。我在心中如此想著，卻沒有說出口。

我與實櫻拿起剩下的煙火，繼續在月牙高掛的夜空之下舞了起來。

那，保重。

穿過剪票口走進站內，我與實櫻分別要走向不同月台搭車，便對彼此揮了揮手，如此道別。謝謝妳，今天過得很愉快，有空再見——我一邊揮手，一邊說著這類平凡而浮濫的句子。雖然每句話都出自真心，毫無矯飾，但或許是因為這些句子大家都已經太常掛在嘴上，導致連句子裡蘊含的情思聽起來也多了幾分虛假的觸感。若能不透過語言就將情感從自己體內掏出，直接讓對方看到的話，那該有多好。我胡思亂想著。

實櫻一個轉身，邁步離去。就算一同度過了長達十個小時的時光，

分離卻真的只需要那麼一瞬——我一面咀嚼著自己的傷感，一面也朝向自己的月臺走去。

結果卡片還是沒能交給她。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害怕什麼。我已將心意藏得如此隱密，即使交出卡片應該也不至於被識破本心；但我另一方面卻又覺得，刻意以如此拐彎抹角的形式傳達自己的心意，才是在對自己撒謊。如此想來，或許我只是沒法對自己的心意撒謊而已。

我在站內一根柱子旁停下腳步，大概是擋到了誰的路，對方大聲的對我噴了一聲舌頭表達不滿。我一陣慌張，正要道歉之時，那人已從我眼前快步走過，只得到背影。是個把頭髮推得短短的，身穿西裝的男人。流動的人潮片刻也不願休止，一如時間之流。我從包包裡取出信封，開封拿出裡面的卡片，把那首我早已熟爛於胸的七言律詩又重讀了一遍。

櫻舞梅飛日月流，鸞門一別幾春秋。

鯤鵬薄宙今何在？帝女墮洋志未酬。

乍曉阨災方惴惴，忽聞秦晉復悠悠。

蓬萊瑞穗難期會，且託嬋娟寄旅愁。

永和的時代

（從櫻花隨風飛舞、梅花也展翅起飛的那天之後，日月又不斷流轉，自從我們學舍一別之後，轉眼又過了幾個春秋。莊子《逍遙遊》裡出現的鯤能化身為鵬，其身形巨大不知幾千里，翅膀若垂天之雲，但如今那傳說中的鯤鵬又在何方？我也沒有鯤鵬那種神力。《山海經》裡炎帝女兒溺死於海，為雪除怨恨而化身精衛之鳥，銜西山之木石以墮於東海，但其心志仍終有未逮，至今兩千公里的海洋仍分隔著妳我。

當初乍聞妳車禍住院，我是如何地驚惶憂懼；而後又忽然聽聞妳結婚之事，遂使我陷入無以名狀的憂思。妳與我分隔台灣日本兩地，怕是無法輕易聚首，如此則姑且託付明月，請她今後將我們的旅愁傳遞給彼此吧。）

在心中默讀了兩遍之後，突然我感到自己心裡有什麼像煙火導火線般的東西點燃了。有什麼已經靜止不動的事物又開始蠢蠢欲動，使我心裡一陣搔癢難耐。但我不明白那是什麼樣的煙火。不見得是會噴出狀如聖誕樹般、璀璨火焰的火樹銀花，也可能只是顆絲毫不冒火花，只靜靜吐出彩色煙幕的彩煙球，又或者是會吐出如蛇般蜿蜒灰燼的蛇炮。也可能煙火內部早已受潮，點燃了引信也什麼都不會發生。但我最不明白的還是自己的意願，不明白自己究竟想要怎麼做。然而曾經

能為我解惑的擲筭卻也在成長的過程之中，被還原成單純的機率理論，已不再能使我信服。

夜晚十點，再過兩個小時今日就將終結。再過幾天，白晝就會日復一日地縮短，夜晚會愈來愈漫長。一想到即將到來的漫漫長夜，我便覺得胸口被什麼東西揪緊般地難受。

半晌，我在心中暗自做了個決定。下次睜開眼時，就轉身面向實櫻離去的方向——若實櫻的身影還在眼前，就把自己的心意毫不隱瞞地告訴她吧。若她已經不再眼前，但去到月台時她還在月台上的話，就也別多說什麼，把卡片交給她吧。而若她已經不再月台上了，就放棄一切，把心意都藏起來吧。好好隱藏起來，直至永遠。口說的語言、居住的國家、工作的職場——雖然我已長至能自行決定許多事物的年紀，但仍唯有這件事是我無法自行輕易下決心，而必得仰賴某種不確

定性事物來替我進行選擇的。

我靜靜閉上雙眼，開始倒數，五秒。